

“他不能就像现在这样，假装什么事都没发生过。”

这时队伍已经移动到了打饭的窗口前。工作人员为她们打上了饭，说道：“二号套餐两份，又热又可口。”他递过餐盘：“拿好，享受你们的食物吧。”她们微笑着道谢，接过午餐，转过身来，朝一张空桌子走去，两人脸色又变得凝重起来。

“那你想让我怎么和杰斯洛说呢？”劳拉问狄安娜。

“再给我一个星期的时间。”狄安娜自信地说道。

“嘿！”劳拉摇着头，不以为然地笑着。她们走到桌边，坐了下来。劳拉说道：“他可想快点把这事做个了结。”

狄安娜也笑了一声，认真地对劳拉说：“我可比他更着急。”

“狄安娜，这里还有其他很多人需要你的帮助。”劳拉说道：“那些沉浸在痛苦中的人们，那些丧失希望的人们，你能为那些人的生命带来光明！你是位天赋禀异的医生，而且你……”她看了眼狄安娜，叹了口气：“好吧，说实话，我觉得你自己也正在放弃拯救自我的机会。”

狄安娜一直在拨弄着食物，听劳拉说话，这时，她抬起眼来，缓缓地說道：“我在乎你说的这些人，这是我执着于这件事的原因。我做这件事，就是为了这些人。”最后，她坚定地补充道：“我还需要一周的时间。”

劳拉抬起头看着她，狄安娜那坚定不移的目光也直视着劳拉，两人相互注视了几秒。劳拉似乎被狄安娜的执着打动了，

她低下头，思索着。狄安娜把面前的食物往前推了推：“永远是冷藏蔬菜和面条，真受不了。”劳拉无奈地笑了笑。

这时一位母亲带着一个孩子从狄安娜的身旁走过，她停下来，慈爱地给孩子擦了擦嘴，孩子用稚嫩的嗓音喃喃地说着什么。

狄安娜看了，不由得想起了过去自己和自己的孩子嬉戏打闹的一幕……她和两个孩子，在还没有装修完的空旷屋子里追逐着，开心地笑着。阳光透过窗口照射进来，明亮而柔和。两个孩子奔出了门口，狄安娜想要追出去，却被门口正在干活的丈夫一把抱住：“噢，被你抓到了。”她开心地笑着。“哈哈，是你自投罗网！”

……

第二天上午，狄安娜又站在那间豪华的办公室里，她从一个药瓶子里倒出了两粒药片，和着水吞了下去，然后疲惫地俯下身来，用左手在一个本子上写着什么。

“笃，笃，笃。”敲门声传来。狄安娜的左手继续书写着，右手在办公桌面的那个光屏上按了一下，高声应道：“请进！”她停笔看了下手表，紧接着又继续书写。

门自动打开了，走进了一位衣冠楚楚的男子，一头银发，神色稳重，气度不凡。他就是哈佛曼。他迈步进门，问候道：“您好。”

“哈佛曼先生。”狄安娜头也没抬，依旧奋笔疾书。

“他们叫我到下面的大厅里来。”

“请进吧。”

“您要我怎么做？”

“我们聊聊天吧。”狄安娜说着停止了书写，站起身来，拿起了一件外套。

“聊天？对不起，我们认识吗？”

“我是埃文斯医生。”狄安娜微笑道。

“我原本应该来做个身体检查，例行身体检查。这是我在这里的原因吗？”

“您说呢？”狄安娜说着穿上了外套。

“您是哪一科的医生？”哈佛曼不解地问道。

“精神病科。”

“哦，我绝对是搞错房间了。”哈佛曼扭头就要走。

“我认为没有错。”

哈佛曼回过头来，奇怪地看着狄安娜，问道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“我想您自己能回答，哈佛曼先生。”

哈佛曼近前半步，似有所悟，语气肯定地说道：“是皮尔斯的事，那个该死的皮尔斯，是吧？”狄安娜坐了下来。哈佛曼双手插在裤兜里，在房间里踱来踱去，他说道：“杰瑞·皮尔斯一直是我的得力助手，直到他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。”

“他怎么了？”

“他擅自行动，或者说，他策划了一次失败的反叛。”

“您阻止了他那次行动，对吧？”

“嗯，我解雇了他，”哈佛曼走向狄安娜：“但是我不知道这么做能否阻止他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